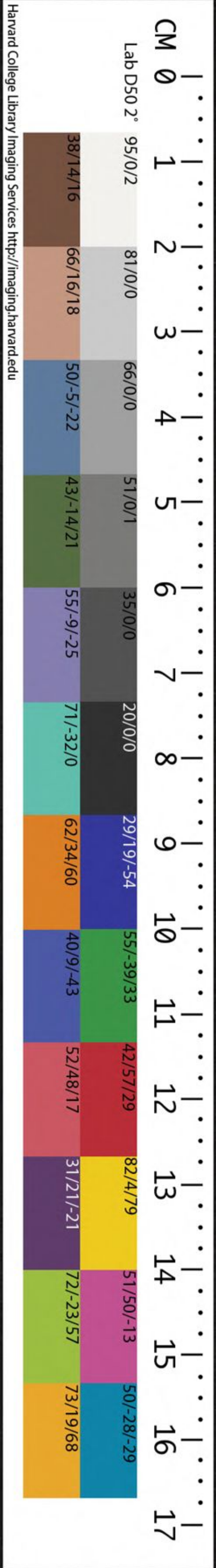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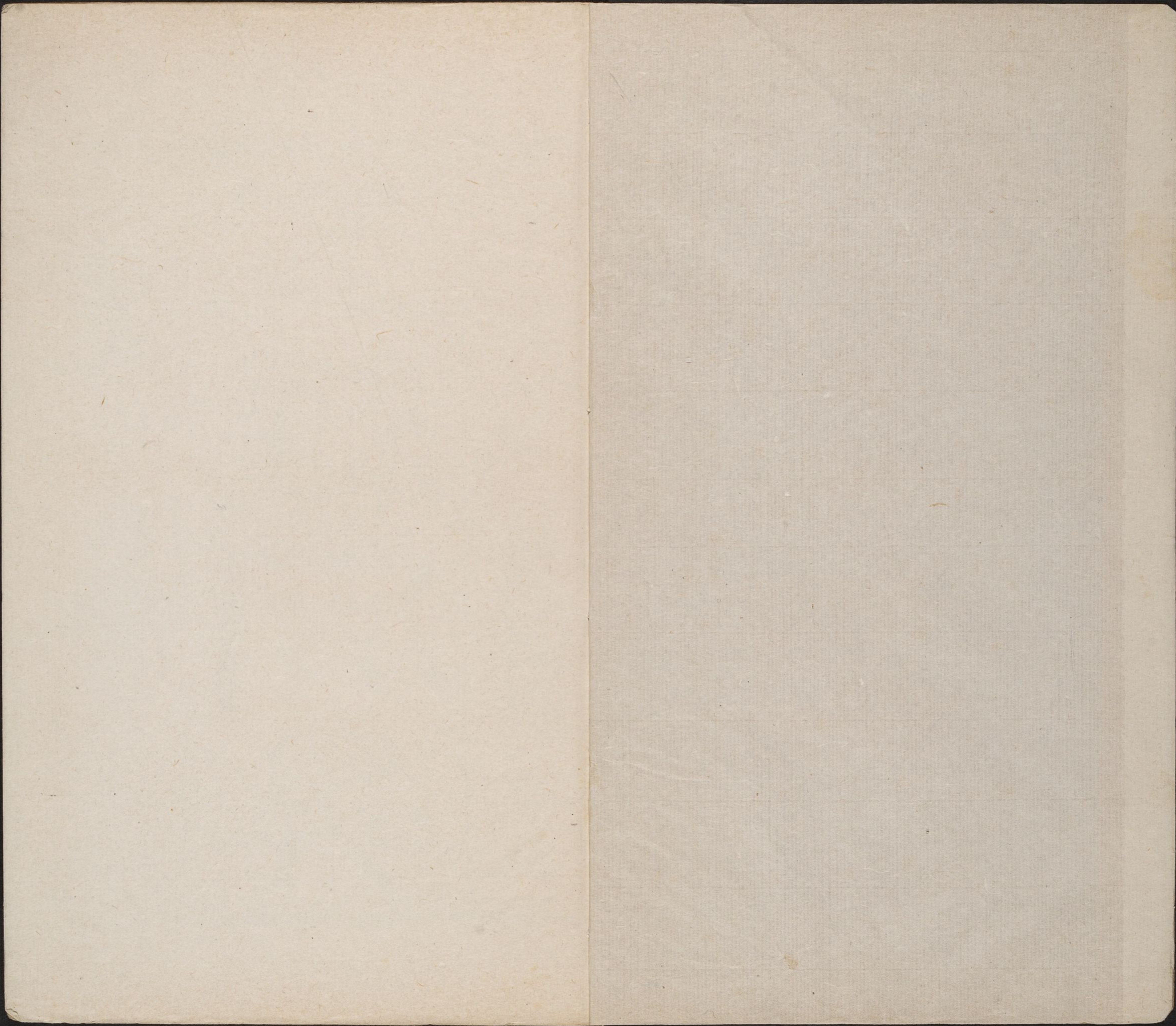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MAY 10 1933

110/961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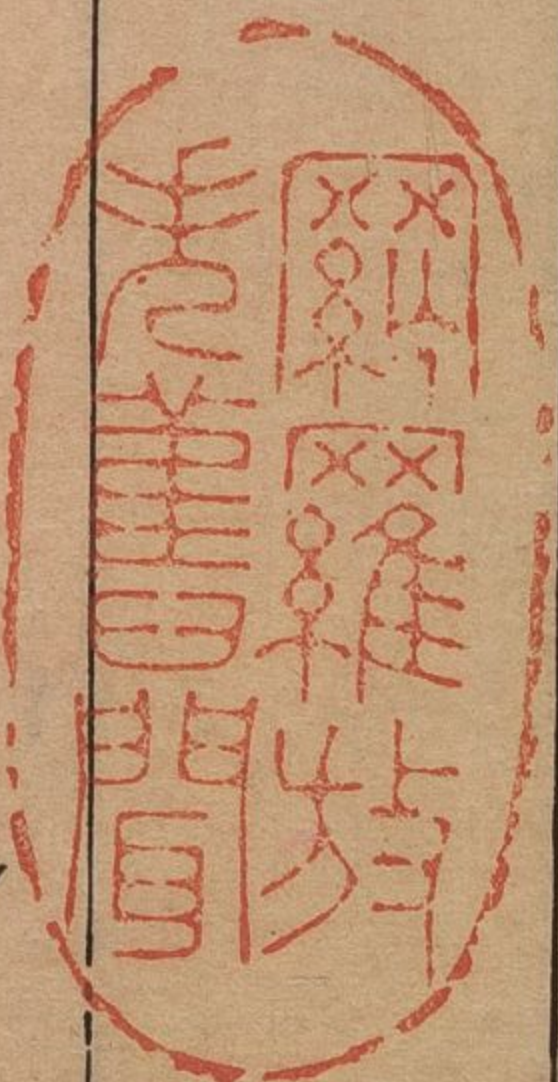




經
同
興

顧亭林先生著

五經同異



省吾堂藏板

五經同異上

崑山

顧炎武亭林

撰

常熟

蔣光弼少逸校刊

錢朝錦秋槎參校

卦變

蘇氏易傳曰易有剛柔往來上下相易之說而其最著者賁之象也故學者沿昆爭推其所從變曰泰變為賁此大惑也一卦之變為六十三豈獨為賁也哉學者徒知泰之為賁又烏知賁之不為泰乎凡易之所為剛柔相易者皆本諸乾坤也乾施一陽於坤以化其一陰而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生三子皆一陽而二陰凡三子之卦有言剛來者明此
本坤也而乾來化之坤施一陰於乾以化其一陽而生
三女皆一陰而二陽凡三女之卦有言柔來者明此本
乾也而坤來化之故凡言此者皆三子三女相值之卦
也非是卦也則無是言也凡六蠱之象曰剛上而柔下
賁之象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咸之象曰柔上
而剛下恒之象曰剛上而柔下損之象曰損下益上益
之象曰損上益下此六者適遇而取之也凡三子三女
相值之卦十有八而此獨取其六何也曰聖人之所取
以爲卦亦多術矣或取其象或取其爻或取其變或取

其剛柔之相易取其象天水違行訟之類是也取其爻
六三履虎尾之類是也取其變頤中有物曰噬嗑之類
是也取其剛柔之相易賁之類是也夫剛柔之相易其
所取以爲卦之一端也遇其取者則言不取者則不言
也又可以盡怪之歟

王炎卦變論曰卦變之說謂乾坤爲父母而姤復爲小
父母六畫成卦凡一陽五陰皆自復變一陰五陽皆自
姤變二陽四陰皆自臨變二陰四陽皆自遯變三陽三
陰皆自泰變三陰三陽皆自否變其說不聞於先儒而
言於邵氏至漢上朱氏從之且乾坤爲父母其爻則爲

三男三女復卦上坤下震震乃乾一索而得男姤卦上
乾下巽巽乃坤一索而得女若復姤爲小父母則姤有
乾坤不知從何而來且夫子彖傳常言剛柔之變惟賁
尤詳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諸家卽曰賁自泰
來蓋祖邵氏說也然賁上艮下離坤體得乾一剛而成
艮是謂分剛上而文柔乾體得坤一柔而成離是謂柔
來而文剛剛柔相文出於乾坤之變夫子之言如此未
聞其言泰變爲賁也且雜卦首曰乾剛坤柔自乾坤生
六子則剛柔相雜故六十四卦其剛皆出於乾其柔皆

出於坤剛來下柔爲隨柔進上行爲晉剛來而不窮柔
得位乎外而上同爲渙皆剛柔之變也且隨上兌而下
震初上二爻不變則爲乾坤變則坤之初居上而爲兌
乾之上居初而成震故曰剛來而下柔晉上離而下坤
離卦在上六五以柔而居君位故曰柔進而上行渙上
巽而下坎坎得乾之一剛而爲中爻今居二而得中是
謂來而不窮巽得坤之一柔而爲初爻今居四而附五
是謂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然則凡卦二陰二陽變於臨
遯三陰三陽變於泰否夫子未嘗言是邵氏之徒言之
諸家皆從其說此吾所未曉也朱子發用卦變以解經

至无妄而力主其說且曰无妄上乾下震若震一爻其
剛自乾來則上卦未嘗損乾一剛是卦四剛二柔自臨
遯而變明矣然詳觀夫子之言於隨於渙皆曰剛來則
是上卦一剛來而爲初九兩爻於无妄獨曰剛自外來
加一外字則其初未嘗損上卦之一剛也蓋大畜上艮
下乾則一剛在外反爲无妄則艮變爲震或謂大畜一
剛在內自外來者自大畜而來也序卦先无妄後大畜
謂大畜剛上自无妄而變可也謂无妄剛自外來由大
畜而變於序先後不合殊不知序卦先无妄而後大畜
雜卦又先大畜而後无妄謂明自外來由大畜而變何

不可之有其說亦未盡蓋无妄儲貳之卦上乾爲父下
震爲長子不損乾之一剛所以見其父道之全震爲長
子初有一剛實自乾而得之故夫子加外字以別之也
況反對自與卦變不同子發以反對爲卦變則尤失之
蓋邵氏之學長於占筮文王之演易不專爲占筮用也
靜而正心誠意動而開物成務易皆具焉惟以占筮論
之則古人如管輅郭璞關朗之徒足以盡易之道矣不
特邵氏能之也讀易者捨夫子所已言求夫子所未言
恐非聖人意也卦變之說存而勿論斯可矣

康節先天之學

楊中立時答陳瑩中權書曰康節先天之學不傳於世

非妙契天地之心不足以知此某蓋嘗翫之而陋識淺聞未足以叩其關鍵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巽居南坤震居北離兌居東坎艮居西又以十數分配八卦獨艮坎同爲三數此必有說也以爻當期其原出於繫辭而以星日氣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其說詳於緯書世傳稽覽圖是也楊子草元蓋用此耳卦氣起於中孚冬至卦也太元以中準之其次復卦太元以周準之升大寒卦也太元以干準之今之歷書亦然則白漠迄今同用此說也而先天以復爲冬至噬嗑爲大寒又謂八卦

與文王異若此類皆莫能曉也康節之學究極天人之蘊玩味之久未能窺其端倪況敢議其是非耶以公之精識貫通古今於先天必能洞見之矣願疏示一二所論康節學伏羲溫公學仲尼某亦不知其說夫自八卦重而爲六十四易之大成也孔子於易贊之而已竊謂無所加損焉而分爲二說皆深所未喻也併乞開示夫孔子之贊易尤詳於乾坤二卦繫辭中論釋諸爻亦多矣然未有及象數者豈得意而忘象真孔子之學耶無由面承東望徒增企仰耳又書曰康節先生某少嘗聞其風矣每恨不及見洛中

諸嘗從先生游者皆畧識之亦嘗見其子問之俱莫能傳其所學萬一也前書所疑雖蒙諄誨愚陋終未能曉夫八卦有伏羲文王之辨於經無見也天下之蹟存焉豈人私智能為哉康節之言必有稽也索隱之士宜知其所以然者恨未得親叩之耳乾南而坤北離上而坎下位不同也自乾左而至震一二三四自坤右而至巽八七六五本宮之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坤一艮二坎三巽四數不同也以爲未嘗同默而識之可也位與數相爲異同著明如此安得無說乎自羲農以來史六七聖人所因習者八卦而已六十四卦之名未有也其制

器尙象乃有取於十三卦則羲農之世卦雖未重而六十四卦之用已在鑪錘之中矣特其名未顯也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用是言之文王之易固具於伏羲畫卦之初文王能因而用之不能有所加損也乾坤屯蒙之序意必文王爲之孔子序卦特釋其義而已乾履大有大壯之序於易不見其端倪所謂文王闢其門而拒其出者文王闢之康節闢之此來書中語其數其義必有可玩而習者矣凡此皆某所深疑而未喻也太元之書嘗嘗讀之雖未竟其義而其畧可識也子雲覃思渾天三摹而四分之極于八十一首旁則三摹九据極之七

百二十九贊當期之日又爲踦贏二贊以盡餘分之數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星日之紀與太初歷相應其取數似與易異矣其爲書則欲自成一家初無意於贊易也考諸解難之文可見矣夫易之六十四卦八卦相錯而成也元之有方州部家則各有分域矣不可相錯也故一而三之自三而九又三之爲二十七終於八十一而元之首畢矣八十一家又離爲三以極三元之數方州部各三之爲九又三之爲二十七家此一元之數也以次比之不可相易贊辭自一至九配麗五行而日星節候分布其間皆有成數恐其書特易中

之一事與易經不盡相涉也世之治歷者守成法而已非知歷也自漢迄今歷法之更不知其幾人未有不知歷理而能創法也求元於歷理之內亦恐未足以盡元之妙更深考之併以見教近得溫公太元論閱之皆先儒所其知者其隱蹟不著之事殆未可窺其蘊也夫衆言淆亂折諸聖自漢田焦費氏之學興而三家之傳不一後雖名儒繼出而異說益滋易之微言隱矣學者將安折衷乎折諸孔子而已某嘗用是學易以謂孔子之已言者當詳說而謹守之其未言而不見其兆者雖畧之可也皇極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者然其論古今治

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畧之恨未得其門而入耳至其論易詩書春秋配四時之府生長收藏與易之詩易之書易之春秋之類竊恐聖人復起未能不易其言也

黃氏震日抄曰易聖人之書也所以明斯道之變易無往不在也至弼間以老莊虛無之說參之誤矣我朝理學大明伊川程先生始作易傳以明聖人之道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而象與占在其中故

其爲傳專主於辭發理精明如揭日月矣時則有若康節邵先生才奇學博探蹟造化又別求易於辭之外謂今之易後天之易也而有先天之易焉用以推占事物無不可以前知自是二說並興言理學者宗伊川言數學者宗康節同名爲易而莫能相一至晦庵朱先生作易本義作易啟蒙乃兼二說窮極古始謂易本爲卜筮而從謂康節先天圖得作易之原謂伊川言理甚備於象數猶有闕學之未至於此者遂亦翕然向往之揣摩圖象日演日高以先天爲先以後天爲次而易經之上晚添祖父矣愚按易誠爲卜筮而作也考之經傳無有

不合者也爻者誠爲卦之占吉凶悔吝者誠爲占之辭考之本文亦無有不合者也且其義精辭數多足以發伊川之所未及易至晦庵信乎其復舊而明且備也然吉者必其合乎理凶悔吝者必其違乎理因理爲訓使各知所趨避自文王孔子已然不特伊川也伊川奮自千餘載之後易之以卜者今無其法以制器者今無其事以動者尙其變今具存乎卦之爻遂於四者之中專主於辭以明理亦豈非時之宜而易之要也哉若康節所謂先天之說則易之書本無有也雖據其援易爲證者凡二章亦未見其確然有合也其一章援易有太極

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此先天之卦畫於是盡改易中伏羲始作八卦之說與文王演易重爲六十四卦之說而以六十四卦皆爲伏羲先天之卦畫其法自一畫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然生兩生四生八易有之矣生十六生三十二易此章有之否耶其一章援易言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曰此先天之卦位也於是盡變易中離南坎北之說與凡震東方卦兌西方卦之說而以乾南坤北爲伏羲先天之卦位其說以離爲東以坎爲西以兌巽爲東南西南以震艮爲東

王經同異一
北西北然天地定位安知非指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言南方炎爲火北方寒爲水亦未見離與坎之果屬東與西而可移離坎之位以位乾坤也易之此章果有此位置之意否邪且易之此二章果誰爲之也謂出於孔子孔子無先天之說也謂出於伏羲伏羲未有易之書也何從而知此二章爲先天者邪圖方畫於康節何以明其爲伏羲者邪然聞先天爲演數設也夫易於理與數固無所不包伊川康節皆本朝大儒晦庵集諸儒之大成其同其異豈後學所能知顧伊川與康節生同時居同洛相與二十年天下事無不言伊川獨不與言易

之數康節每欲以數學傳伊川而伊川終不欲康節既沒數學無傳今所存之空圖殆不能調絃者之琴譜晦庵雖爲之訓釋他日晦庵答王子合書亦自有康節說伏羲八卦近於附會穿鑿之疑則學者亦當兩酌其說而審所當務矣伊川言理而理者人心之所同今讀其傳犁然卽與妙合康節言數而數者康節之所獨今得其圖若何而可推驗此宜審所當務者也明理者雖不知數自能避凶而從吉學數者儻不明理必至舍人而言天此宜審所當務者也伊川之言理本之文王孔子康節之言數得之李挺之穆伯長陳希夷此宜審所當

務者也窮理而精則可修己治人有補當世言數而精不過尋流逐末流爲技術此宜審所當務者也故學必如康節而後可創言先天之易學必如晦庵而後可兼釋先天之圖易雖古人用以卜筮而未聞用以推步漢世納甲飛伏卦氣凡推步之術無一不倚易爲說而易皆實無之康節大儒以易言數雖超出漢人之上然學者亦未易躡等若以易言理則日用常行無往非易此宜審所當務者也

先天卦圖

黃氏日抄曰天地定位者天尊而上地卑而下其位一

定而不可易易取其象於卦爲乾坤凡二者爲天地之氣之統宗譬之父母雖若無所施爲實主宰乎一家而居其尊者也山澤通氣者山澤一高一下水脈灌輸而其氣實相通通之爲言貫也易取其象於卦爲艮兌雷風相薄者雷風一迅一烈氣勢翕合而其形實相薄薄之爲言逼也易取其象於卦爲震巽水火不相射者水火一寒一熱宜若相滅息而下然上沸以成既濟之功乃不相射不相射者言不如射者之相射害也易取其象於卦爲坎離此六者皆天地之氣之爲譬如六子迭相運用而悉出於父母者也聖人說此章以釋八卦之

義似不過如此而已歷漢唐以至本朝伊洛諸儒未有外此而他爲之說者惟邵康節得陳希夷數學創爲先天之圖移易卦之離南坎北爲乾南坤北曰此取易之天地定位也然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則離南坎北經有明文矣天地定位於經未嘗明言其爲南北也何以知其爲先天之卦位若徒以卦言位或彼或此固猶未可知今以事理之實可見者攷之則風一從南卽益然以溫風一從北卽冷然以寒南方屬夏其熱如此北方屬冬其凍如此離南坎北信乎其如今易經之言矣康節移之以位乾坤將

何所驗以爲信邵康節既移乾坤於南北又移艮以居西北移兌以居東南曰此取易之山澤通氣也然易曰艮東北之卦也又曰兌正秋也則艮居東北兌居正西經有明文矣若山澤通氣特言其通氣而已於經未嘗明言艮爲西北兌爲東南也康節何所考而指此爲先天之卦位若以事理之實而考之山必資乎澤澤必出於山其氣相通無往不然豈必卦位與之相對而後氣可相通邪康節既移東北之艮於西北遂移震於東北而移巽於西南曰取易之雷風相薄也然易曰震東方也又曰巽東南也則震居東方巽居東南經有明文矣

若雷風相薄特言其相薄而已於經未嘗明言震爲東北與爲西南也康節何所考而指此爲先天之卦位若以事理之實考之震惟居正東巽惟居東南遇近而合故言相薄若遠而相對安得相薄而東北爲寅時方正月又豈雷發之時邪康節旣移離坎之位以位乾坤乃移離於正東移坎於正西曰取易之水火不相射也然南方爲離北方爲坎經文萬世不磨若水火不相射特言其性相反而用則相資耳於經未嘗明言離爲東方之卦坎爲西方之卦也康節又何所見而指此爲先天之卦位說者指火爲日遂以離爲東指水爲月遂以坎

爲西然按說卦先言離爲火然後言離爲日獨言坎爲

水而未嘗言坎爲月

按廣八卦有爲通爲月之文

蓋日乃太陰之精

非特可以離言月乃太陰之精非特可以坎言月雖陰

而其出必于東日雖陽而其沒必于西周流運轉晝夜

不停非若水火之定位於一方者比也又可偕日月以

代水火爲言邪易畫於伏羲演於文王繫於孔子傳之

天下萬世惟此一易而已未聞有先天後天之分也雖

曰未有天地已有此理然而作易始於伏羲不言先天

康節特託易以言數諸儒未有以此而言易者也晦庵

以理學集諸儒之大成原聖人因卜筮而作易始兼以

康節之說而詳之若據門人所錄語類乃因康節之先天而反有疑於文王孔子之易反有疑於伊川之易傳且有疑於易經此章八卦之位然按晦庵先生答王子合書明言康節言伏羲卦位近於穿鑿附會且當闕之以此槩彼門人所錄其一時之言邪抑錄之者未必盡當時之真邪蓋易所言者道而康節所言先天者數也康節雖賢不先於文王孔子也康節欲傳伊川以數學伊川堅不從則不以其數學而反疑伊川之易學又可知也學者且當以晦庵親答王子合之言為正毋以門人錄晦庵之言為疑

語錄云文王八卦不可曉處多文王八卦卦氣不取卦畫

只取卦名或者謂此因康節先天而不能無疑於文王者也又曰潛龍勿用何謂也以下大彙各就勉要說處便說或者謂此因康節先天而不能無疑於孔子者也又曰程子之意入卦上疊成六十四卦與邵子說誠異蓋康節此意不曾說與程子程子亦不及問之或者謂此因康節先天而不能無疑於伊川者又曰易言齊乎與不可曉曰坤在西南不能東北方無地曰乾西北亦不可曉如何陰陽來此相薄曰西方肅殺之氣如何言萬物之所說或者謂此因康節先天而不能無疑於易繫所言之八卦也凡皆門人之所錄非出於晦庵之成書未

知然否

王庭相先天圖辯曰或問先天圖曰方士託易為之如參同契援易作書云爾於易何所發明哉文王周公孔子卦爻象象有是義乎然則陰陽消長非與曰此易中一義爾謂易止此得乎剝復二卦類之然亦以二義明

事理其消長又在所畧也圖可以槩之哉曰大傳有云
易逆數也圖以此準曰嗟乎爲此說者在仲尼之論以
傳會於圖爾今爲解之數往者順謂數已往之事則順
序知來者逆謂知未來之事則逆迎是故易逆數也謂
易乃卜筮以前民用者非逆數而何哉若如此解與圖
何所關涉耶故曰枉仲尼之論以傳會於圖爾然則圖
非伏羲所作耶曰此豈可以欺人乎哉羲皇至堯舜三
代幾萬年矣而圖之說不見於經春秋至漢唐幾千年
矣而圖之說不見於傳何至陳搏而始傳之謂羲皇卦
圖鮮有傳授而淪落於方伎之家是何言之易耶竊以

神仙之伎起於近代春秋以前尙未有此不知圖在當
時又藏於何所不過欲以圖傳會於易故爲是無所憑
據之說俾後人信之爾大識貞觀之君子決知其不然
曰說卦天地定位章非伏羲所定乎帝出乎震章非文
王所定乎曰予以爲何所依據而知之上下經文未嘗
也曾何言及圖及分義文耶蓋仲尼隨事理以發明八
卦之蘊如此何主於義何主於文哉以歲時物理生成
之序衍卦義也則曰出震齊巽見離役坤說兌戰乾勞
坎成艮以法象對待而發明卦之義理性情也則曰天
地山澤雷風水火此氣化物理之必然者若曰天澤地

水坎風山火此成何理耶且神妙萬物章先以雷風火澤水艮爲次復以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爲言以爲義又涉於文以爲文復涉於義豈非自相雜亂矛盾乎至此則先天後天之說不通矣故本義云此章所推卦位之說多未詳其義亦自不能爲辭也嗟乎無中生有得其一曲而失其五六豈非強於傳會之過哉若曰仲尼隨事理以發明八卦之蘊豈不潔淨豈不貫通而何務以異端淺見揆排之說以亂聖經耶

卦圖

歸有光易圖論曰易圖非伏羲之書也此邵子之學也

管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益以八卦盡天地萬物之理宇宙之間洪纖巨細往來升降生死消息之故悉著之於象矣後之人苟以一說求之無所不通故雖陰陽小數納甲飛伏坎離填補卜數隻偶之類人人盡自以爲易而要之皆可以易言也吾嘗論之以爲易不離乎象數而象數之變至於不可窮然而有正焉有變焉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爲正旁推而衍之者爲變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此聖者之作也執其無端以冒乎天下旁推而衍

之昆明者之述也由其一方以達於聖人伏羲之作止於八卦因重之如昆而已矣初無一定之法亦無一定之書而剛柔之上下陰陽之變態極矣夏爲連山商爲歸藏周爲周易經別之卦其數皆同雖三代異名而伏羲之易卽連山而連山卽歸藏而在歸藏卽周易而在周易未嘗別有所謂伏羲之易也後之求之者卽其散見於周易之六十四卦者是已今世所謂圖學者以此爲周之易而非伏羲之易別出橫圖於前又左右分析之以象天氣謂之圓圖於其中交加八宮以象地類謂之方圖夫易之於天氣地類蓋詳矣奚俟夫圖而後

見也且謂其必出於伏羲既規橫以爲圓又填圓以爲方前列六十四於橫圖後列一百二十八於圓圖太古無言之教何如昆之紛紛耶諸經遭秦火之厄易獨以卜筮存漢儒傳授甚明雖於大義無所發越而保殘守缺惟恐散失不應此圖交疊環布遠出姬孔之前乃棄而不論而獨流落於方士之家此豈可據以爲信乎大傳曰神無方易無體夫卦散於六十四可圓可方一入於方圓之形必有曲而不該者故散圖以爲卦而卦全紐卦以爲圖而卦局邵子以步算之法衍爲皇極經世之書有分杪直事之術其自謂先天之學固以此要其

五經同異
旨不叛於聖人然不可以爲作易之本故曰推而衍之者變也此邵子之學也

或曰自孔子贊易今世所傳易大傳者雖不必盡出於孔氏而豈無一二微言於其間子之不信夫易圖以爲邵子之學則然矣而邵子之所據者大傳之文也不曰易有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乎此其所謂橫圖者也又不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乎此其所謂伏羲卦位者也又不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乎此其所謂文王卦位者也曰此非

大傳之意也邵子謂之云耳夫易之法自一而兩兩而四四而入其相生之序則然也八卦之象莫著於八物而天地也山澤也雷風也水火也是八者不求爲偶而不能不爲偶者也帝之出入傳固已詳之矣以八卦配四時夫以爲四時焉則東南西北繫是焉定非文王易置之而有此位也蓋說卦廣論易之象數自三才以至於八物四時人身之衆體與天地間之萬物何所不取所謂推而衍之者也此孰辨其爲伏羲文王之別哉雖圖與傳無乖刺然必因傳而爲此圖不當謂傳爲圖說也且邵子謂先天之旨在卦氣傳何爲舍而曰天地定

位後天之旨在入用傳何爲舍而曰帝出乎震傳言卦
爻象變詳矣而未嘗一言及於圖所可指以爲近似者
又不過如此自漢以來說易者今雖不多見然王弼韓
康伯之書尙在其解前所稱諸章無有以圖爲說者蓋
以圖說易自邵子始吾怪夫儒者不敢以文王之易爲
伏羲之易而乃以伏羲之易爲邵子之易也不可以不

論

或曰子以易圖爲非伏羲之舊固已明矣若夫河以通
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所謂河圖洛書可廢耶蓋
宋儒朱子之說精矣曰此愚所以恐其說之過於精也

夫事有出於聖人而在學者有不必精求者河圖洛書
是也聖人聰明睿知德通於天符瑞之生出於世之所
創見而奇偶法象之妙足以爲作易之本理亦有然者
然曰河圖洛書聖人則之者此大傳之所有也通乾流
坤天苞地符之文五行生成戴九履一之數非大傳之
所有也以彼之名合此之迹以此之迹符彼之名不與
大易同行不藏於博士學官而于載之下山人野士持
盈尺之書而曰古之圖書者如是此其付受固已沉淪
詭祕而爲學者之所疑矣雖其說自以爲無所不通然
此理在人仁者知者皆能見之龍虎之經金石艸木之

卜軌筮占算之術隨其所自爲說而亦無不合豈必皆聖人之爲之乎大傳曰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夫天地之間何往非圖而何物非書也哉揭圖而示之曰孰爲上下孰爲左右孰爲乾兌離震孰爲巽坎艮坤天之告人也何其瀆因其上下以爲上下因其左右以爲左右因其乾兌離震以爲乾兌離震因其巽坎艮坤以爲巽坎艮坤聖人之效天也何其拘且彼所謂效變化則垂象者毫而析之又何所當也使二圖者果枉如今所傳然其所謂精蘊者聖人固已取而歸之易矣求圖書之說於易可也子產曰天道

遠人道邇天者聖人之所獨得而人者聖人之所以告人者也告人以天人則駭而惑告人以人人則樂而從故聖人之作易凡所謂深微悠忽之理舉皆推之於庸行之間而卦爻之象吉凶悔吝之詞不亦深切而著明也哉聖人見轉蓬而造車觀鳥蹟而製字世之人求爲車之說與夫書之義則有矣而必轉蓬鳥蹟之求愚未見其然也孔子贊易刪述山歸藏而取周易始於乾而終於未濟則圖書之列粲然者莫甚過矣今夫治之所貴者範而用者不求範而求器也勢之所資者未而食者不求未而求粟也有圖書而後有易有易則無圖書

可也故論語河不出圖與鳳鳥同瑞而已顧命河圖在東序與兌弓和矢同寶而已是故圖書不可以精精於易者精於圖書者也惟其不知其不可精而欲精之是以測度摹擬無所不至故有九宮之法有八分井文之畫有坎離交流之卦與夫孔安國歆向揚雄班固劉牧魏華夫朱子發張文饒諸儒之論或九或十或合或分紛紛不定亦何足辯也

七八九六

蘇氏易傳曰九六爲老七八爲少之說未之聞也或曰陽極於九其次則七也極者爲老其次爲少則陰當老

於十而少於八曰陰不可加於陽故十不用十不用猶當老於八而少於六也則又曰陽順於上其成數極於九陰逆於下其成數極於六自下而上陰陽均也釋於子午而壯於巳亥始於姤復而終於乾坤者也陰猶陽也曷嘗有進陽而退陰與逆順之別乎且此自然而然而者天地且不能知而聖人豈得與乎其間而制其予奪哉惟唐一行之學則不然以爲易固已言之矣曰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則十八變之間有八卦焉人莫之思也變之劫有多少其一變也不五則九其二與三也不四則八八與九爲多五與四爲少多少者奇偶

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爲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爲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三變而少者一則震坎艮之象也震坎艮所以爲少陽而四數其餘得七故以七名之三變而多者一則巽離兌之象也巽離兌所以爲少陰而四數其餘得八故以八名之故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此唐一行之學也易論曰易者卜筮之書也挾策布卦以分陰陽而明吉凶此日者之事而非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存乎其爻

之辭而不任其數數非聖人之所盡心也然易始于八卦至于六十四此其爲書未離乎用數也而世之人皆恥其言易之數或者言而不得其要紛紜迂濶而不可解此高論之士所以不言歟夫易本於卜筮而聖人開言於其間以盡天下之人情使其爲數紛亂而不可考則聖人豈肯以其有用之言而托之無用之數哉今夫易之所謂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也九爲老陽而七爲少陽六爲老陰而八爲少陰此四數者天下莫知其所爲如此者也或者以爲陽之數極於九而其次極於七故七爲少而九爲老至於老陰苟以爲以極者而言也

則老陰當十而少陰當八今少陰八而老陰反當其下之六則又爲之說曰陰不可以有加于陽故抑而處之於下使陰果不可以有加於陽也而曷不曰老陰八而少陰六且夫陰陽之數此天地之所爲也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予奪哉此其尤不可者也夫陰陽之有老少此未嘗見於他書也而見於易易之所以或爲老或爲少者爲夫揲著之故也故夫說者宜於其揲著焉而求之揲著之法曰掛一歸奇三揲之餘而以四數之得九而以爲老陽得八而以爲少陰得七而以爲少陽得六而以爲老陰然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

乎七八九六也七八九六徒以爲識焉耳老者陰陽之純也少者陰陽之雜而不純者也陽數皆奇而陰數皆偶故乾以一爲之爻而坤以二天下之物以少爲主故乾之子皆二陰而坤之女皆二陽老陽老陰者乾坤是也少陰少陽者乾坤之子是也揲著者其一揲也少者五而多者九其二其三少者四而多者八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一爻而三揲著譬如一卦而三爻也陰陽之老少於卦見之於爻而於爻見之於揲使其果有取於七八九六則夫此三揲者區區焉分其多少而各爲處果何以爲也今夫三揲而皆少此無以異於乾之三爻而

皆奇也三揲而皆多此無以異於坤之三爻而皆偶也
三揲而少者一此無以異於震坎艮之一奇而二偶也
三揲而多者一此無以異於巽離兌之一偶而二奇也
若夫七八九六此乃取以爲識而非其義之所任不可
以疆爲之說也

易象

王炎讀易筆記序曰自漢以來易道不明焦延壽京房
孟喜之徒遁入於小數曲學無足深誚而鄭玄虞翻之
流穿鑿附會象既支離理滋晦蝕王弼承其後遽棄象
不論後人樂其說之簡且便也故漢儒之學盡廢而弼

之註釋獨行於今然木上有水爲井以木巽火爲鼎上
止下動爲頤頤中有物爲噬嗑此四卦雖弼不能削去
其象也夫六十四卦等耳豈有四卦當論其象六十四卦
可畧而不議乎弼之言曰筮所以任魚得魚而忘筮蹄
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象之筮也象者意之蹄也
捨筮蹄無以得魚兔則捨象求意弼亦知其不可而猥
曰義苟在健何必乾始爲馬類苟在順何必坤始爲牛
是未得魚兔先棄筮蹄之說也或者知象不可去旣不
能盡通又不肯闕所知則爲之說曰易之有象猶書有
譬喻詩有比興也象不可去亦不必泥得其意足矣此

與彌說無異亦未爲確論也夫易三聖人所盡心也立
義深於詩書而措辭嚴於春秋書之有譬詩之有比惟
意所之初無定旨易象反是以奇偶之畫摹寫天地萬
物之形似而寄於六十四卦之中一卦六畫畫有此象
聖人卽著之於辭畫無此象不汎然旁引曲取也豈得
執詩書比喻爲例哉

又曰河南邵氏曰畫前有易刪後無詩不特以象爲可
忘且併以畫爲可遺其說高矣易而可以無畫但不知
三聖人盡心於此以垂世立教者其旨果安在也或曰
然則易盡於畫乎曰易者變也其變始於乾坤天地闔

闔一乾坤也吾身動靜亦一乾坤也而畫能盡之乎自
乾坤而上不可以象求以通變而不窮者命之曰道藏
用而不測者命之曰神立獨而無對者命之曰太極而
畫能示之乎雖然無畫而可以體易伏羲文王之事也
有畫而可以語易學者之事也不翫周公尼父之辭而
曰吾求易于六爻之外此係捉風捕影之類而炎則不
敢已矣

易解

楊龜山語錄曰某嘗觀聖人言易便覺指辭不得只如
乾坤兩卦聖人嘗釋其義於後是則解易之法也乾之

初九潛龍勿用釋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此一爻耳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說然後已今之釋者其於他卦能如是推明乎若不能爾則一爻之義只可用之一事易三百八十四爻爻指一事則是其用止於三百八十四事而已如易所該其果極於此乎若三百八十四事不足以盡之則一爻之用不止於一事明矣觀聖人於繫辭發明卦義尚多其說果如今之解易者乎故某嘗謂說易須髣髴聖人之意然後可以下筆此其所以未敢苟也

朱文公書臨漳所刊書經後

世傳孔安國尚書序言伏生口傳書二十八篇堯典臯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孔子壁中書增多二十五篇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說命上說命中說命下秦誓上秦誓中秦誓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罔命分伏生書中四篇爲九篇又增多五篇舜典益稷盤庚中盤庚下康王

之誥并序一篇合之凡五十九篇及安國作傳遂引序以冠其篇首而定爲五十八篇今世所行公私版本是也然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則暗誦者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反專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至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如康誥酒誥梓材之類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故今別定此本一以諸篇本文爲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不亂乎諸儒之說又論其所以不可知者如此使讀者姑務沈潛反復乎其所易而不必穿鑿傳會於其所難者云

吳澄書經敘錄

書二十八篇漢伏生所口授者所謂今文書也伏生故爲秦博士焚書時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授於齊魯之間孝文時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欲召生時年九十餘矣不能行詔太常遣掌故晁錯往受之生老言不可曉使

其女傳言教鎔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鎔所不知凡十二
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夫此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晁
鎔以意屬讀者也其間闕誤顛倒固多然不害其為古
書也漢魏數百年閱諸儒所治不過此爾當時以應二
十八宿蓋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也東晉元帝時
有豫章內史梅賾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稱為孔氏壁
中古文鄭冲授之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從
柳得之以授臧曹曹授賾賾遂奏上其書今考傳記所
引古書在二十五篇之內者鄭元趙岐韋昭王肅杜預
輩竝指為逸書則是漢魏晉初諸儒曾未之見也故今

特出伏氏二十八篇如舊以為漢儒所傳確然可信而
晉世晚出之書別見于後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虞書

堯典

并舜典
為一篇

臯陶謨

并益稷
為一篇

夏書

禹貢

甘誓

商書

湯誓

盤庚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

子

周書

牧誓

洪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并康王之
誥為一篇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書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書有今
文古文之異何哉晁鎔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
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
藏皆科斗書科斗者蒼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
壁中真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偽作舜典汨佗九其九
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
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二十四篇目為古文書漢
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
即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偽泰誓一篇也
古經十六卷者即張霸偽古文書二十四篇也漢儒所

治不過伏生書及偽泰誓共二十九篇爾張霸偽古文
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
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註家指為逸書者
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偽書遼
絕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為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
為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
世遂以為真孔壁所藏也按此書齊梁間猶未通行故
劉勰文心雕龍謂論語以前
經無論字六韜三論後人追題而今周官有論道經邦
之語蓋總未之見或雖見而此書不為當時所信也
唐初諸儒從而為之疏義自是以後漢世大小夏侯
陽氏所傳尚書止有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氏

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既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辯竊嘗讀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制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畧無脫誤文勢畧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氏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一人之手而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朱仲晦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譌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

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末人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尙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爲名耳又曰孔傳并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僞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於小爾雅也夫以吳氏及朱子所疑者如此顧澄何敢質斯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爲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爲卷表以別於

伏氏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為一以寘其後孔氏序亦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澄之私言也聞之先儒云爾

虞書 大禹謨

夏書 五子之歌 胤征

商書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三篇 咸

有一德 說命三篇

周書 泰誓三篇 武成 旅獒 微子之命 蔡

仲之命 周官 君陳 畢命 君牙 罔命

九族

羅泌曰親親治之始也禮小記曰親親者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是所謂九族者夫人生則有父壯則有子父子與已此小宗伯三族之別也父者子之祖因上推之以及於已之祖子者父之孫因下推之以及於已之孫此禮傳之以三為五也已之祖自已子視之則為曾祖王父自已孫視之則為高祖王父已之孫自已父視之則為曾孫自已祖視之則為元孫故又上推以及已之曾高下推以及已之曾玄是所謂以五為九也五衰之等惟父與長子三年族莫重也以三為五則祖與嫡孫皆期以五為九則高曾曾之為

三月矣所謂三月殺也昆弟爲期而從父之昆九月從
祖之昆五月族昆三月所謂旁殺也其不曰五爲七者
服數盡於五也雖然高爲三月則曾宜小功祖爲期則
曾宜大功以祖期言之則曾大功矣而爲齊三月不以
旁服加乎尊也禮齊衰三月章以爲曾祖是曾亦齊三
月矣重其衰麻尊之也減其時日恩殺也此之謂上殺
高曾曾玄同爲三月所以報也然高曾服同齊而曾玄
總卑也此之謂下殺是以前以五爲九也記曰閨門有禮則
三族和矣詩書言九族而小宗伯士昏禮仲尼燕居惟
言三族蓋五衰之所止以上下言之則九而以等衰言

之則衰以袒免所及自旁言之則又謂之六親一也三
族親之本九族親之盡舉三則九見矣孔安國云上至
高祖下至玄孫小記之言亦昭明矣而或者謂高非已
之所逮事玄非已之所及見且出一族則其所睦爲不
廣於是執爲異姓之說此何琦所以謂若但內宗有不
足以贊帝堯之美徒亦不知所謂上下及者非及高玄
之身共同出乎高祖旁殺服屬之內者皆是也夫亦豈
知世之難睦者惟在內族曾高外屬世曠事希簡薄有
甚於外人者然且疑之桓公六年傳以外祖父母子及
妻之父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若已之同族爲

九族而禮傳遂謂繼以上恩所及妻之父與舅有服明在族也女適人而係姓為不異族故禮之戴書之歐陽

夏侯白虎通議如淳之徒皆以為父母妻之族合則為

三別則為九父之族別而四父五屬之內父之女昆弟適人者子已女昆弟適人

者子已女之子適人者子母之族別而三母之父母母之女昆弟與其子妻

之族別而二妻之父妯妻之母妯至引伐木諸父諸舅角弓之兄

弟昏姻與類弁之兄弟甥舅以為實謂諸父兄弟者父

之族諸舅諸甥者母之族而昏姻者妻之族也是不然

伐木詩言親親以睦非九族也角弓父兄刺幽之詩類

弁諸公刺幽之詩傳者以為不親九族非本指也葛藟

王族刺平之詩而以為奔其九族行葦美周忠厚之詩

而以為能睦九族豈其然乎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

人昆此譬遠奔親族而謂他人為父母昆弟耳戚戚兄

弟莫遠具爾非他人也協比其鄰豈其鄰在族哉況在

爾雅內宗曰族母妻之族曰黨父可以為黨而妻與母

不得謂之族也白虎議云族者湊也聚也上湊高祖下

至之孫一家有吉百家聚合生相愛外相哀故謂九族

斯亦悉其由矣嗟乎罪人以族此虐王之末政也堯親

舜敘惟病施之不博然亦有畔止矣是故桀紂雖苛族

止一宗秦襄以來立三族法張晏之徒猶以為父母兄

弟妻子若莊子之言五紀袁紹之言五宗匡衡韋玄成
所言五屬不過父祖已與子孫莊子言六位老氏班固
賈誼言六親呂不韋言六戚亦不過父母兄弟夫婦故
貫高曰人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以論
死則非異姓斷可識矣奈何刻者濫誅無藝一人犯罪
禁至三屬此章帝之所爲惜而如淳者猶以爲父母妻
之族亦大妄矣漢誅黥布不及蚡也玄之駁之亦可謂
明也矣異姓之服不過於總總不廢昏而士昏禮言惟
是三族之不虞恐其廢昏則亦父已子之昆弟而已大
功惟不嫁娶妻黨豈妨於昏送哉

百姓

蘇氏書傳曰百姓凡國之大族民之望也方是時上世
帝皇之子孫其得姓者蓋百餘族而已故曰百姓

熊朋來曰尙書言百姓者堯典禹謨湯誥盤庚泰誓酒
誥君奭呂刑注者或以爲百官或以爲民孔傳多言百
官獨於泰誓百姓有過百姓懍懍專指爲民呂刑士制
百姓于刑之中註云百官下文在今爾安百姓爲上經
有兆民賴之之語總言百姓兆民然上註旣作百官此
非謂百姓爲兆民蓋兼官與民而言蔡傳首改堯典平
章百姓百姓昭明不用百官之說直以爲民然下經別

言黎民於變時雍故蔡傳以百姓爲畿內之民禹謨罔
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已之欲下經亦別
言民湯誥萬方百姓孔傳作百官蔡傳作民盤庚歷告
爾百姓于朕志孔傳謂百官蔡傳以爲畿內民庶百官
族姓兼言之泰誓則孔蔡皆作民君奭則商實百姓蔡
氏以則商實爲句百姓王人爲句却以百姓爲百官著
姓王人爲王臣之微者蔡傳於尙書百姓獨於此專指
爲百官呂刑兩言百姓蔡傳皆作民然呂刑篇末經文
明言官伯族姓矣要知尙書所言百姓多甚百官古者
德位尊顯始有姓未可盡改言民也

楊慎曰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然
則古者無民邪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
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
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
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爲姓居大夫之采地者
以大夫之姓爲姓莫可分辨故云皆出自帝王也說此
言考古證今不刊之論予因是知尙書所稱百姓昭明
百姓益祿而有土仕而有爲者能自明其德而後能協
同萬國萬國諸侯協和而後黎民於變時雍此其序也
若以百姓爲民庶則黎民又是何物亦豈有民庶先於

諸侯者故舜典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爲一句四海遏密
八音爲一句百姓有爵命者也爲君斬衰三年禮也禮
不下庶人且有服賈力役農畝之事豈能皆服斬衰則
但遏密八音而已此當時君喪禮制如今大行遺詔非
百姓四海不由上令而自爲也至論語修己以安百姓
書曰百姓有過又曰非敵百姓也則民庶之通稱爾

乃命羲和

金履祥曰朱子曰此所命蓋羲和伯和伯下文分命其仲
叔履祥按尙書大傳舜巡四岳祀太山霍山皆奏羲和
之樂華山宏山奏和伯之樂其方與時與二氏所掌者
合則羲和伯和伯當有其人蓋四子分職必有二伯總之
不然歷法無所統矣

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熊朋來曰月有閏天無閏欲知月之有閏以閏月定四
時成歲是也欲知天之無閏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是
也期者如上年冬至起至下年冬至上年立春起至下
年立春其間相去皆是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與
周天度數相應曰六旬有六日舉成數也天雖無閏而
月則有閏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三歲一閏五歲再閏
約三十二月一閏十九年七閏爲一章三年不置閏則

五經同異
卷三
春一月入夏上年一月入下年三失閏則春皆作夏十
二失閏則上年皆作下年所以定時成歲不可無閏月
在其閏天雖無閏月之三五而盈三五而缺則可見也
月之有閏天之無閏並行而不相悖只堯典二句盡之
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上不年節氣相直不以閏年而加
多不以無閏而減少天未嘗知有閏也故公羊於文六
年閏月不告月之傳曰天無是月也

舜讓于德弗嗣

金履祥曰子王子曰堯之試舜如此之詳而讓德弗嗣
之下無再命之辭與位之際亦無丁寧告戒之語何也

